

石华鹏 著

文学的魅力

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论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石华鹏 著

文学的魅力

——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魅力：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论/石华鹏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9

ISBN 978-7-211-07748-9

I. ①文… II. ①石…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8403 号

此书为 2017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文学的魅力

WENXUE DE MEILI

——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论

作 者：石华鹏

责任编辑：满 艺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9.75 字 数：177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748-9

定 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 001 _ 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
- 009 _ 长篇小说：从“高原”到“高峰”的难度
 - 022 _ 小说的命运
 - 026 _ 当小说面对无尽的现实
 - 033 _ 日常的精致的现实主义
 - 044 _ 小说的真正难度在于制造阅读幻觉
 - 053 _ 大作家何以炼成
 - 064 _ 文化散文的命运
 - 070 _ 虚构“文学王国”的写作方式的终结
 - 077 _ 游记的没落
 - 083 _ 诗歌的纠结：懂或者不懂，真或者伪
 - 096 _ 编辑与作家：愉悦或尴尬的合作
 - 104 _ 给我批评勇气的“自由谈”
 - 109 _ 中国文坛进入“老龄化时代”
 - 115 _ 听网络作家聊天时我五味杂陈
 - 122 _ 退隐的典型人物



- 128 _ 《佩德罗·巴拉莫》：写作成为一种奇迹
- 142 _ 跟斯蒂芬·金学写作
- 148 _ 麦克尤恩：突破表达边界的写作
- 155 _ 塞林格：谜语的制造者
- 167 _ 《霍乱时期的爱情》：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
- 185 _ 卡尔维诺与我们
- 204 _ 雷蒙德·卡佛：让被生活淹没的人浮出来
- 224 _ 福建小说：在崛起中寻求突破
- 230 _ 福建青年小说家论：小说的现实及其现实感
- 237 _ 杨少衡《上汤子》：短篇小说的“讲究”
- 241 _ 青禾《戏台》：戏台上总在上演如戏的人生
- 245 _ 吕纯晖《出生地》：欲言又止是一种写作美德
- 250 _ 施晓宇《插队往事》：当知青生活已成往事
- 254 _ 李师江《角斗士》：制造想象空间
- 258 _ 黎晗《流水围庄》：用真实去虚构
- 262 _ 鸿琳《告密者》：告密者的秘密
- 267 _ 邱贵平《山水控》：生态小说的典型之作
- 270 _ 林筱聆《趁风飞》：致敬经典
- 274 _ 弘笃《杀人沟纪事》：西北风味的小说
- 277 _ 沉洲《有种痛苦叫迷恋》：触摸灵魂的长相
- 281 _ 钟兆云《我的国籍我的血》：吸引力与感染力兼具
- 285 _ 田仲《白鹤》：一座村庄的谜团以及它的前世今生
- 290 _ 后记：文学编辑是一个美妙的职业

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

天才除外，每个成功小说家大抵走过一条不成熟到成熟的写作路子。不成熟期一般包含幼稚、模仿、摸索、徘徊等几个阶段，成熟期包含醒悟、成熟、丰富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因人而异而长短不一、表现不一。

小说写作者众，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成熟”是一道门，推开并跨过去，算是真正地登文学之堂入小说之室了，而绝大多数者穷其经年，也都在“成熟”之门外徘徊，所以成熟既是一种写作目标，也是一种写作标尺。一个小说家只有迈入成熟之阶段，写作才能散发出真正的自由和意义来。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至少有这样几个写作品质：强大的小说思维力；敏锐的叙述节奏感；自己的语言气息。如果说某个小说家拥有了这样一些“品质”，那他已经是成熟的小说家了。

所谓的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脱胎于小说家成熟的作品。那些成熟的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和特性，其共性和抽象性暗示了这样几方面。

一、强大的小说思维力

何为小说思维力？就是用小说这样一种形式来思考



人事、思考世界，并发现哪里有小说的能力。哪里有小说，哪里没有小说，这是从事小说写作的大事。如果你对别人说你在写小说，但你并不知道哪里有小说，而是将自己或他人乏善可陈的生活流水账或人生流水账当小说复述给别人听，读者要么焦虑无比，要么转头就走，因为这不是小说。

生活似海，深广无边，吞吐万物，并不是每滴海水每个海湾都是小说，只有那些或大或小的浪花，或急或缓的潜流，抑或疯狂的海啸才是小说。一个小说家的本事，就是去寻找和发现那些浪花、潜流，或者海啸，并将它们用虚构的面孔讲述出来，这种寻找和发现的能力就是小说思维力。

“用小说来思考”不同于“小说构思”，“小说构思”是对小说内部的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人物等方面的具体设想，而“用小说来思考”是在进入小说内部之前的对生活、对人事、对世界的宏大感受和宏大分析——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事件具备了成为小说的可能，小说写作者能敏锐而模糊地感觉到：这里有小说，而那里无小说。

虽然这种小说思维力隐秘而梦幻，藏在作者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内心一角，但这种思维力的强大或弱小，会直接决定一部作品的出色与平庸。这种能力在作者那里或许藏得住，但在作品里显露无遗，从很多出色的作品里我们能“窥视”出小说家强大的小说思维力。

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这些大作家自然不必说了，他们的小说显示出他们强大的小说思维力。马尔克斯总能找到完成一部小说最需要的东西——诸如《百年孤独》中置身于时间之中的“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一场持续五十二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爱的激情。卡尔维诺则总能为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找到现实的根基——诸如《树上的男爵》中把人送到树上去让他一辈子不下来。无论人的孤独、爱的激情，还是让人在树上生活一辈子，这些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们为小说找到的叙述动力，如果找不到这种强大的叙述动力，小说很难成为伟大的作品，而这种寻找叙述动力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小说家的小说思维力。

再像如今少被人提起的“短篇王”俄罗斯的列斯科夫、巴别尔等人，即使在小小的短篇里，也能看到他们强大的小说思维力。列斯科夫对故事冲突的热衷，诸如在《巧妙的理发师》中作者发现自由都是戴着枷锁的，这种发现构成小说动力；巴别尔用静态的战后场景来写战争的残酷，他的《红色骑兵军》中每个故事都在讲述“每个残阳都在滴着血”……

小说思维力其实代表着一个作家内心的深刻程度，他对人、对事、对世界的深刻的困惑与洞悉，都附着在小说上，并将其带向不可度量的极致。小说思维力有多强大，小说便走多远。

二、敏锐的叙述节奏感

读一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小说，其过程总觉得有些不爽，不畅快，不是“隔”（隔一层）就是“硌”（如饭里头吃到沙子），完全没有“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的惬意感觉。

想想，问题可能出在那些小说没能解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行进，二是停留。就像游人走入一个风景点，这个风景点在设计布置上，既要吸引游人的脚步，继续走下去，又要让游人不时驻足，品玩欣赏。对小说而言，行进就是故事节奏，停留就是叙事张力。

读者好不容易选择以阅读小说的方式来度过时光，所以他们会用早已养成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经验对小说提出苛刻要求，要求小说故事不仅舒缓有度地往前推进，而且要像磁铁牢牢吸住铁钉一样，既吸引住他们的眼球也吸引住他们的内心。

有人说读者的注意力是夏天的一只冰激凌，小说要在冰激凌融化之前把读者搞定，此话确有一定道理。吸住读者眼球的是故事节奏，吸住读者内心的是叙事张力，就是语言和细节中渗透出来的东西（如陌生感、氛围、真实感等）能让读者回味。故事行进快了，细节疏了，读者不满足，就感觉“隔”；故事行进慢了，叙事

停留久了，读者没耐心，就感觉“硌”。最终，故事情节的缓急和叙事语言及细节的疏密成为小说能否征服读者的重要武器。

对读者来说，行进和停留是两个问题，而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问题——即小说的节奏感：故事的节奏和语句的节奏。小说的长、短、缓、急和轻、重、疏、密等节奏处理应该说由小说自身内容、题旨、人物等内部要素天传神授般地自然决定，实际上在众多的小说写作实践中，小说节奏是由作者一手把握控制的，作者像羊倌挥舞手中鞭子驱赶羊群一样任意处置小说节奏，读者往往不买账。由小说内部要素决定节奏的小说比由小说外部要素——作者决定节奏的小说来得自然、惬意，所以就导致了两种决然不同的写作情形，一种是一部小说早已存在那里，它的完成只是偶然选择某个作者而已，另一种是作者的勤奋或其他因素使然，没有多少快意地完成了一篇小说。

这样说，是不是把小说的节奏问题推向了不可言说的玄秘境界了呢？可以这样说，也不可这样说，这或许正是小说创作与小说阅读互不相干又互为交叉的两个问题吧。

说得玄乎，并不意味着小说阅读的“隔”和“硌”没有解决之道，依我的感觉，作者做到了“透”——把场面、感受、细节写透了；做到了“顺”——顺着人或物写，避免叙述视角混乱，这样，小说阅读的行进与停

留的问题便大致迎刃而解了。

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小说家的叙述节奏感是否敏锐，将决定小说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使人着迷是一个小说家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而敏锐的叙述节奏感是小说使人着迷的关键。

三、自己的语言气息

搜寻阅读记忆库我们发现，每个成熟的小说家，其语言都有自己的气息和味道。多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简约丰厚而辣味突出、沈从文古朴传神而雅气十足、张爱玲色彩浓厚音调婉转而藏华丽阴郁之气的语言味道，如承载乡愁记忆的食物那般总让人无法忘怀。小说语言堪称一件奇妙的东西：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文字，出自不同写作者笔下，就会沾染各自不同的气息和味道。语言是写作者的表达“基因”和叙述“指纹”。

那么这种独特的语言气息和味道来自哪里呢？来自成熟的小说作者。表面看，是来自作者的字词选择习惯，说话句式的长短、特质，以及所受阅读物和其他作家的影响。实质上这种气息和味道来自更深层面，小说家陈忠实说：“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挖掘人内心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句子，才称得上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认为，作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独立的声音，是把个性蕴藏在文字里边的能力。而正是这种“独立的

声音”才形成了每个作家不同的语言气息和味道。

美国小说家卡佛在回答“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时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可见的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

两位成熟小说家告诉我们：用语的习惯和独特的见识，构成了小说家独有的语言气息的来源。而在那些还不算成熟的小说家身上，因为用语习惯的摇摆和独特见识的欠缺，所以他们的语言很难形成自己的气息和味道。

别相信一个小说家的语言气息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海明威在谈创作经验时，说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其实是寻找自己的表达腔调、自己的语言气味、自己的文学个性的过程。寻找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方法，当哪一天找到了，一个小说家便迈进了成熟的门槛。

小说的语言已经被我们谈成了一篇没有尽头的文章，以至于谈论语言时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语言既可以谈得很“近”——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也可以谈得很“远”——事关思想、存在、哲学等问题。或许语言只是个感觉，用五官去感受它的气息、味道便可以了。

以上提到的三方面的写作品质，构成了小说家的成

熟之本，这一提法与清代诗学家叶燮提出的“诗人之本”不谋而合，他说“诗人之本”有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他说的写作者的“才”“胆”“识”“力”大致应和了小说的思维力、叙述节奏感和语言气息等。

那么，一个小说家成熟了就一定会写出流传千古的佳作吗？也许会，也许不会，因为这是另一个无法预料的复杂问题，但是做到这样几方面的成熟，至少是出佳作的前提了。

长篇小说：从“高原”到“高峰”的难度

一、由《素食主义者》说起

前不久，2016 年度国际布克奖在伦敦揭晓，46 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奖。本届国际布克奖中，与韩江一起获得提名参与竞争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中国作家阎连科。布克奖评委很推崇这部小说，认为“《素食主义者》是一本令人过目不忘的小说，极有力量并且富有创意……由三种不同声音、通过不同的视角作叙述的这部精炼之作，以忐忑又优美的笔调，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紧紧束缚自己的所有守旧传统与思想的抵抗”。

2013 年就出版了中文译本的《素食主义者》，在中国读者中籍籍无名，少有人问津，此次布克奖成为这部小说的最佳广告，信赖大奖名奖而不信赖评论家的中国读者一定会拉动这部小说的销量。我——也是一个跟风大奖的读者——找来读过后发现，《素食主义者》很对素有“最好看的英文小说”之称的布克奖的胃口，小说写得精致讲究，而且好看。好看之一是故事好看，小说

题材少见，写一个精神障碍者的身心世界和一个艺术至上者的欲念选择；好看之二是意味深长，小说的意蕴空间较大，不同读者可以读到不同的人性理解，比如涉及生活选择、恐惧、理解、抵抗等话题。

我以为，《素食主义者》称不上一部写作难度很大的小说，只是小有难度，而且我发现，作者有意识地在叙述上和故事结构上制造难度，让一部简单的小说变得尽可能地复杂起来——这既是一种小说能力，也是一种小说追求。

我为什么突然谈到《素食主义者》的写作难度呢？契机而已，近来读小说之余，小说难度的问题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而《素食主义者》恰好此刻出现了。

有一段时间，写小说的和评小说的都热衷谈论写作难度——这是小说家与评论家少有的能达成战略攻守同盟的文学话题之一，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当下的小说太不令人满意了，平庸、弱智、粗心、缺乏教养。那些小说，不仅让评论家甚至普通读者觉得有侮辱智商之感，而且让小说家同行感觉小说这一文体的尊严正在受到伤害。那些小说不仅没有表现出难度，而且重要的是，处处显示出写作者放弃了难度的追求，沉溺于令人昏昏欲睡的低智与俗气的叙述中。无难度小说如传染病一样到处流传，大有形成风潮之势——让涉世未深的年轻读者误以为好小说就是这个样子，让初涉小说写作之河的年轻作家误以为写小说是这般容易。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小说家和评论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难度的写作，一定是平庸而无意义的写作”；“放弃难度写作，等于放弃小说写作的生命”；“充满难度的写作更有魅力”……

二、难度依然存在

我们今天的小说真的放弃了难度写作吗？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写作场域里，做出任何武断的判断都是一种懒惰和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并不认为今天的小说家已经完全向难度投降了，只要我们将眼光往下看，往那些寂寞而执着的写作者那里看，依然有一批无名者低头写着自己真正的小说。他们不仅经历着写作的难度，而且承受着生活的难度，如青年马尔克斯当年在波哥大困窘的写作和生活那般。

当然，如果我们抬起眼光，看看这个热闹光亮的文坛，另一种不尽兴、不满意的阅读感却又如影随形地包围着我们：偌大个中国居然读不到几篇有难度、让人震撼的小说，很多小说乏味、乏力，千篇一律，粗糙，没有智慧，没有胆量。无数文字如砂粒一般，堆不起小说的摩天大厦，这个大时代，难道难度写作真的不合时宜了吗：功成名就的老作家创造力日渐衰退；身强力壮的中年作家昏昏沉沉、学养欠缺；精力旺盛的青年作家迷失在市场的石榴裙下、在网络世界梦游……

我们的感觉总是如此“纠结”，在小说阅读和小说写作的两个世界里，我们有时自卑，自卑到无地自容；有时自信，自信到以为我们正为后世翻开小说新的一页。

但是不管怎样，在眼下，写一部如《素食主义者》这样皆大欢喜的小说还是难度重重的，这种难度始于以下三个维度的写作“纠结”，“纠结”即难度，我还是想以《素食主义者》为例，来解析这种难度。

一是希望保持故事根基，又不想把小说变成流水线上的情节制造者，姑且称之为“故事纠结”吧。《素食主义者》始终保持一个“好看”故事的吸引力：女主人公英惠在素食之后的妄想症怎么样了？她的追求艺术灵感的姐夫突破了什么人伦底线？英惠的姐姐如何挣扎着生活？这些问题伴随小说结束。但小说又没有写成一个极端的欲望故事，而是在适当的时候“刹车”，将叙述视角转移，这样避免了俗气的“情节制造”。《素食主义者》有了故事的根基，但是又游离于故事之外，小说的故事难度在于作者写了一个众人陌生的小题材，一个精神障碍者的故事。

不要故事，读者会远离你，过分热衷故事，艺术使命大打折扣，会将小说变成庸俗的“故事会”或社会新闻的“残渣”，这都不是小说的故事选择。如何找到一个美妙的故事，它不艳不俗，能将读者带进去；它不轻不重，有一双翅膀便能带着现实飞翔起来。有多少小说